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番陽史惺堂先生爲南憲部郎與余過從輒以古  
學相規蓋余方年少氣壯不可檢押得先生嚴事  
之志始有立云歲己丑先生鄉人陳君嘉訓同余  
舉進士君循循雅飭無一發言舉趾之過余心異  
之旣問知其有史先生爲父執又知其有賢母也  
嘆曰君之能自匡持有自哉時君念母切日夕計



歸省而計適至君痛屢絕甦則晝夜哭同舍者至不忍聞徙之他所余往唁以大義讓之君乃勉強收淚扶病奔歸越辛卯十一月十日將葬母堯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而勉以史先生之言噫是其可辭按狀母姚氏邑東關姚翁漢之女故文學陳翁龍岡諱尚節之妻文學嘉猷嘉謨進士嘉訓之母也初龍岡翁事繼母以篤孝聞久困名場能以貧窶輟學母寔佐之龍岡歿教三子學皆就乙酉嘉訓舉省試第二人親黨往賀門庭晏然如常

時戒其子非讌當塗勿舉樂優伶輩勿以入門亂家教其識大義如此後五歲嘉訓舉禮部捷聞母病臥嘆曰歲大歉衆方愁餓吾能獨樂乎其以讌會諸糜費易穀賑饑人吾願也又語猷曰聞充賞者率雜以僞金無益事實曷少予之便聞者感服平生中饋紉縫之勞不以老廢子婦諫止之曰此婦職也覩隻字墮地亟取焚之伏臘祠祀親之唯謹與人慈而好施其天性也嘉訓自爲孝廉禔身嶄嶄不欲齒時俗事干謁一日獨念曰母老矣吾

卽不能致甘毳如自潔何母聞而訶曰善養養志若乃不諳吾志乎哉故訓終樹立不以利自點蓋稟母教云嗚呼不靡于流俗而知急守身之義利害窮通接乎前而不失其常心此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可謂賢已母卒以五月四日距生嘉靖壬午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女一適太學生彭籌增嘉猷娶張氏嘉謨娶張氏嘉訓娶王氏孫男一寧一望銘曰

詩始關雎士靡不知孰能其家中外勿違流風日頽獨義是好於維母氏孰輔而告有美令子譽髦渠渠終慰母心象軸鸞書我友其子寔懷壺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余兄伯賢先生爲人清謹不妄許可生女絕愛憐之故於遴壻爲兢兢久之始得李君仲良子惟中旣成婚惟中從余兄讀書往來余兄嶄嶄自樹不以祿利爲規誨弟如世俗之旨而已者故惟中器識日進卓卓非凡子矣今去之二十年所兄女旣

中天又余兄若嫂且相繼卽世惟中乃於余日親蓋有臭味之似焉非獨以子壻故也惟中秋九月十日罹母阮令人之喪余往弔之未幾惟中自爲狀偕其兄弟五人詣余曰不孝將奉家大人之命以十二月十九日葬母蛟山而冀先生之哀而銘之噫余知令人稔矣是其可辭按狀令人姓阮氏先世有仕至馬湖守者曾祖舜樂自臨江徙金陵父時配母龍氏辛卯八月十有三日生令人先是仲良元配朱氏盛年未舉子夫婦輒以似續爲憂

乃謀聘迎令人側室令人生裁十五年耳而縫紉酒漿糝飡滌灑不習而能語默定動凝然見者卜其遠器又五年朱歿仲良謂可中饋主者無逾令人乃告於祖禰立令人爲繼室中表姻戚無不嘖嘖稱得人而壺內之政一以付之矣時仲良方廢著鬻財於外家有垂白二親令人曲事之得其驩心以故仲良無內顧得以專意積居與時逐而令人又爲之躬撻筦籥轉移節縮卒之化約爲豐而費力之雄襁至輻輳比於素封則令人佐之也仲

良昆弟間多藉藉口語令人調護之不以細故傷  
巨倫久之諸子生相屬方毀齒旦旦洗面束髮衿  
紳之趣使向學書出从先生家塾夜歸就膏火親  
課勤惰不少置故諸子不以饒怠誦習詩書之業  
日起也令人甫五十睹家政井井就緒諸子學向  
成乃勅斷瑣細齋心禮佛以思所謂西方淨業者  
孰意其遽止此哉令人顏如渥丹豐肌鬢髮望者  
知爲壽徵而雅多疾今年夏以仲良抱危病旦夕  
扶侍憂悴交懷宿疾遂作而不可起矣惜哉曩余

兄女歸寧道令人温温慈愛御臧獲不聞叱咤聲  
乃其子从賢士大夫遊類稟之母教又庶幾愛而  
知勞者嗟乎代夫之養振業之圯以義豐家合其  
孝慈婦人之恒德也獨剛也而柔劑之商也而儒  
劑之者學若飴終篤而子令其有聞則識過其材  
所謂非婦人之恒者茲其驗歟昔雍門子以哭見  
孟嘗君孟嘗君於邑歛歛不能自止余哀兄伯賢  
若兄之子也蓋於令人之亡有深感焉強爲之銘  
銘曰

旬五踰七閱歲年也厥字仲良長十有七粵所天也男子五人應春應時應芳應和應元詵詵振振纘其先也曰春曰時卒業辟雍而和若元京兆諸生文學傳也長娶於揚次余兄女吳王繼之而劉氏湯氏張氏娣姒連也女子一人夫管齊朝年差肩也有孫志英又曰志嘉嗣將縣也噫茲其所以爲賢者也邪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語曰知窮之命知通之時此兩言者薦紳先生猶

難之往歲 天子妙簡耳目之臣中外秩滿者咸側身俟命洵洵如不及余同籍任君勵卿獨澹泊自持如身不與也者余灑然異之事未定君配孔孺人以產暴卒又幾日君補南戶科給事中將扶櫬歸以歲甲午五月十三日葬先舅姑之次乃請余泣曰余妻非有德善可紀也憶旬日中銓曹推擇余同官人言籍籍孺人曰此有定命卽不得美除當愈牛衣時耳且失身與失官孰重余遂藉以無動今言猶在耳而余妻已矣悲夫太史其憐而

丐之銘余聞而愈異之爲按狀孺人究之闕里人  
大中丞任公瀛之婦澤州判孔公彥述之女今給  
事勵卿君彥蘂之妻也初中丞公得子晚且賢其  
才求婦之可與齊者中外親咸曰澤州爲尼山後  
其子女悉嫻儀法爲公子擇婦莫孔氏宜于是孺  
人年十六而來歸歸三月中丞公歿孺人相勵卿  
治喪一稟于禮事姑胡恭人扶侍者萬方中其歡  
尋亦卒當是時孺人與勵卿之髻稚也中丞之誄  
于家也乃孺人當戶先後兩喪無爽禮歲時伏臘

涕泗漣如人尤以爲難中丞公旣以清白貽後勵  
卿俛首弟子員生事日落孺人盡出奩具佐饗殮  
時時緝緝洗佐勵卿讀夜分燈熒然相對曰若書  
誦與女紅孰多意以從史勵卿而就其業也及勵  
卿拜中舍都中煩費不貲間稱貸以給孺人必慘  
容止之曰將安取償乎不然豈其負貸也以故勵  
卿雖通顯迄無改於素業云孺人先以勵卿中舍  
最得今封手雲錦之誥冠填而流珠不以色喜生  
平口不識甘毳身不織紈綺宰相其夫鬱爲國器

所賞齊 卷三十二  
孺人之力居多嗟乎去貧速者居富必奢方賤挹者當貴必泰孺人以閨房之秀輒能道勵卿以定命望津要而不華甘恬約而靡悔非丈夫之見不能雖勵卿之賢不因婦言決策然視北門之交謫賢不肖可同日道哉嘗觀世之薦紳有一釋褐卽飾車馬耀閭巷及見擯于清華則溢氣空涌奮臂而爭雖其人婦而鬚眉亦牽於兒女之情難自割耳語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繇此觀之雖謂勵卿之賢以孺人扶之其亦可也

孺人生嘉靖丙辰十月七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八子二長純忠聘鄉進士李鎧女次敬忠女三長適儀賓張君夢符子所養次許聘潞安太守張君子忠子允泰次幼銘曰  
相厥夫夫以昌育厥子以子殃禦窮者誰歟弗丁厥祥勒石千秋今嗚呼可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母勞姓浙山陰人少爲令女父母擇所歸則無如同縣陳翁石池謚者蓋石池翁有賢行好施予於

貧交疏昆弟百金無所吝至是翁配盛早逝母歸寔其繼室云翁以貲雄里中酬應紛沓不暇問家人作業自得母而門內之政斬斬矣又以其間爲諸子治垣屋百堵並作工匠幾千指母五鼓起治爨夜分乃罷朝夕拮据者餘十年石池翁歿諸子未壯時外應里徭內治生事皆母獨任之自嫁至老壽紉縫澣濯饁爨朝夕人多不堪其勞苦子婦諫止之輒曰吾自安之不爲罷也始相翁爲德晚節好施彌甚亥子歲大饑自脫簪珥爲餽粥食貧

民死者予之裨以斂當食聞丐者聲爲廢匕著輟食案中物盡予之蓋慈惠其天性也先是母盛有丈夫子四人母生子亦四人教養婚娶如一卽菜茹般核賦之必以次人人得所欲無間言季子惟敬生六歲而石池翁病翁撫之泣母曰翁念少子乎我在終不令若無成者翁乃瞑嗣是盡產業其諸兄而躬自菲薄以督之所爲訓課經學磨礪行誼者悉備迨己丑惟敬舉進士庶幾以成母之意而計適至嗚呼悲已母生正德某年某月某日歿

萬曆十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子八人某  
某娶某盛出某某娶某母出孫孫女幾人曾孫曾  
孫女幾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從石池翁  
兆禮也葬之前惟敬持陶君周望狀乞銘余讀魏  
史見高謙之後母撫育之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  
兄弟所出心竊奇之以今觀孺人豈有異也善乎  
周望之推言之也均子也而已出者私均已子也  
而少者愛母獨非人心乎而超然物情獨全碩懿  
則識能匡欲故也母之賢於人遠矣是宜銘銘曰

孺人之德慈仁平直能竭其材以善家則是生良  
子慰於高堂祿養弗逮榮名則長王延母卜撫如  
已生亦有謙之莫辨弟兄有美孺人惟其似之善  
必有報天道曷私白日揜暉佳城鬱鬱銘于好詞  
永著芳躅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計部主事王君述古母孺人郭氏以天年卒於京  
師計部哭之累絕已絞衿裘冑飯舍之屬凡附身  
者莫無悔乃已將昇觀歸故園而卜葬焉奉傳太

史所爲狀屬余志而銘之余與計部同籍稱兄弟  
好則曷容辭按狀孺人姓郭氏陽翟著姓幽間厚  
重髻鬢卽知奉母教儀度整整希覩色笑容及長  
爲父母所愛擇對名族得今封文林郎崇德縣知  
縣王翁歸焉王雖名族而舅早世家四壁立姑拮  
据以贍朝夕孺人來暨不厭食貧屏新婦裝壹意  
練裙疏豆佐素業云事姑甚慎飲食衣服非其手  
出不以供姑意甚適語里媪曰吾今日始知爲人  
姑之樂耳事姑暇輒事織紵機杼聲晝夜軋軋徹

戶外媒黷諍語冥然若埽閭以內米鹽糞壅鼓醬  
醯漿注造必時菽粟稻粱獨黍麻麥蓋藏必謹稽  
出納量贏詘口約腹裁寸積絲累一切倚辦令出  
不濫而畜常有餘宗黨姻媪交口賢孺人且以賀  
其姑之得孺人也久之諸子生且長相其材各授  
以業不任學者農不任農者學酌古述古質尤美  
孺人愛之特甚顧其時髮未燥也卽遣之州城學  
間歸省覲孺人亟斥以往不欲以小慈敗義妨殖  
學功也二子因發憤力學述古以弱冠成進士孺

人始一開顏而笑飭之曰若通籍於朝吾不得子  
矣試鏡往古富貴者安在唯賢士留其名耳爾其  
唯古人是程彼鹿鹿者流直身家是營非教爾初  
心也庚寅述古出令富陽孺人又曰爾今於富陽  
有民社寄矣吾慮爾於事未練氣未平也勿謂民  
弱而侮之勿謂事小而忽之勿謂朝廷遠而負之  
求無愧民之父母可矣述古奉之惟謹已而述古  
以考最得封父階文林郎崇德縣知縣母爲孺人  
已未晉計部御孺人與封翁如京邸食四方水土

之腴狄冠展衣榮於闕下儼顧儉樸之性無改其  
素日討諸子而訓之尤諄諄以聽婦言爲戒諸子  
佩其言閨門雍睦墳奏而箎應未艾也乃孺人甫  
踰歲二月十有八日以微疾逝矣距其生某年某  
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  
原丈夫子七習古憲古師古酌古述古期古邃古  
習古冠帶儒士酌古縣諸生述古卽計部與余同  
舉己丑進士婦陳氏劉氏和氏楊氏朱氏宋氏帖  
氏孫六仕俊修儼价佶魯孫三嗟乎婦之爲道有

順承之義而已才足助之則其難矣至智足以開  
其子而爲之端其趣操蓋其又難也孺人子少而  
登第無疏戚皆以寵榮爲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  
而壹以名賢爲瑱規此其識可閨閣之流品觀哉  
是可銘銘曰

維母於子亦或多有孰受其成以昌厥後文駟雕  
軒自貽之究側睨旁闕非遘則偶庭特與羊繇牧  
與狩我篆銘詩以告他母嗚呼斯石其勿以培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墓

### 志銘

宜人文學胡公珊之女奉政大夫永昌府同知李  
公敬之妻峽江丞蒞孝廉蔚之母生正德乙亥某  
月某日卒萬曆庚子十二月某日享年八十有六  
閩里同哀黃稚走哭士大夫閔惻弔奠無虛日於  
壽福哀榮備矣而孝廉君悲不自釋謂宜有以垂  
久遠而不忘者手自爲狀詣金陵謁余爲銘余則  
安辭宜人生而端凝靜默家人竟日不聞語笑聲  
家池巨族璣翠紈縠填委帷第間無所好也文學

公奇之語母張曰兒貴徵種種是不可與凡子時  
奉政公負詞學有雋名文學公器重之因納禽焉  
宜人年財十六耳見者易其少或不諳婦職宜人  
顧善事奉政公父母公父母靡不悅宜人者奉政  
公父爲古源先生從陽明甘泉兩公遊家儀壹稟  
古禮他婦女率厭苦之而宜人功容範節自然應  
會當是時古源公談經樂道不問生產宜人相其  
夫檢料內外籌廢舉權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  
有矩法其於親所晨具舖夕具糜飲疾具藥皆手

調而進蓋兩尊人安奉政公之養者若干年皆宜  
人力也生兩子輒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益厲讀  
稍間輒白奉政公加譙讓不少假顏色故孝廉君  
堅決績學一時輩流多出其下歲己卯舉鄉書而  
宜人喜可知也則戒曰爾世清白毋逐時俛仰以  
隕家聲孝廉君益自約敕如時人徵逐干請一切  
謝不爲宜人則又益大喜客至重觴累俎無不饜  
飽去而自奉則疏食菜羹不厭當奉政公倅充已  
守隨已貳永昌蒞三大郡號最沃饒矣而垂橐受

代宜人無忤色語兩子曰吾豈以二簋傷而父廉  
邪宗姻中性行異度戚疏殊等皆劑爲之禮子婦  
燕見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宜人亦不以其故  
解嚴田婦里媪稍不檢輒屏斥之無敢近而以卹  
窮振乏則不限畛域賴以全活者甚衆尤急喪葬  
予棺槨以爲常蓋孝廉君之狀云爾而孝廉爲人  
余乃得之士大夫間嗟乎奉政公未亡而宜人代  
之養與誨矣不獨以家能也孝廉未仕而士大夫  
信其守矣不獨以文著也是可無銘子蒞娶施氏

大京兆公堯臣女蔚娶孫氏縣令公湛女女適吳  
大驂章世名汪士謙施鳴謙孫二吾鳳本立銘曰  
天台之原山迴泉委築之依依外衍而中美公藏  
於斯宜人副之更千百世其勿毀以來福祉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故饒州別駕龍岡黃公之配曰孺人徐氏徐氏自  
國初以軍功世隸某衛父武德將軍敬之母某氏  
孺人年十九歸於別駕公以不逮事先姑爲恨歲  
時修祀輒爲泫然時居貧奉太公以時羞食飲唯

凡賞齋 卷三十一  
謹晝汛埽汲爨夜則與別駕公一燈熒熒夫讀婦  
紡不丙夜不休太公亟稱之曰賢婦云越二年別  
駕公舉於鄉越五年而仕越十有一年而歸又越  
二十有四年而捐館舍孺人攻苦食淡自少至老  
如一日率子婦工紉組不得惰佚於諸子教之讀  
書而日課其程後子成長諸孫嗣起而孺人亦老  
且衰矣亦不以其故而弛嚴諸喪祭婚嫁躬自督  
辦皆有法僅以告成事於別駕公別駕公不知也  
別駕公以拙宦枵鑿於時孺人執詔由敖不爲一

切摧謫語以傷其意人尤以爲難性端重寡言笑  
顧能知大體持義嶄然不可動初別駕公得劔州  
學正談者盛稱道遠多阻或有尼孺人行者孺人  
曰惡有數千里外忍不相隨以自爲安乎已而入  
蜀蜀中灘隘如襍人輒舍舟而陸孺人端坐其中  
素波白激衣裾盡濕屹不爲懼居有頃別駕公偕  
計吏北上學舍孤懸城外會龍州有薛宣撫爲亂  
去劔不甚遙人情洶洶同官輩他徙避之孺人獨  
闔戶不去曰有命久之寇竟不至人乃嘆服後自

峽江還次彭蠡夜風浪猝起水高數丈隣舟蒼黃  
叫呼至不可聞孺人眴別駕公曰危矣亟攜孺子  
登岸吾在此毋俱葬魚腹爲也卒亦風息獲全夫  
世之以節顯者必要之危難而後見則亦所云不  
幸者焉孺人身瀕危者數矣執大義而彌堅輕死  
生而不顧雖亦幾幸無恙而操趣所寄凜凜焉與  
秋霜比質矣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  
伯夷蓋言難也嗚呼此不可以觀孺人也哉近世  
士不知自立微獨教衰使然或牽兒女子語噎噎

不能自割者有之如孺人之朗識以成夫之美而  
卒開其後人非偶也孺人生嘉靖戊戌七月八日  
卒萬曆壬寅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子應登輩  
於是歲某月某日啓別駕公之兆祔焉狀其行以  
眎余余於黃肺附之戚知孺人也稔按狀言言實  
錄也曩已銘別駕公其世系子姓婚娶不復出而  
撫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勤禦諸艱底於白首死生倏忽執義靡咎岷江彭  
蠡山高水清吁嗟孺人爲婦程兮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  
銘

安人寧國涇縣王氏兵部職方司主事同郡太平  
焦君諱玄鑑之配年幾十有幾某年某月某日卒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與兵部君同兆安人  
曾祖德甫守武昌兄岩潭守南安家世二千石安  
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爲泰事兵部君謹甚衣食  
服御待之而後安夜讀則手治絲枲居其旁以相  
之蚤夜織作不以寒暑問或勸止之曰此婦職也

何能坐而耗所有乎其自奉養無敢稍豐至以窮  
來歸者輒分財予之不爲秋豪計惜當兵部盛時  
賓客傾一時自京師至四方多慕其厚旣見皆樂  
從之遊資斧酒漿安人所以接之未嘗有倦怠不  
欲之色壬戌饑人晝聚剽人而奪之谷兵部君會  
遠出安人諭曰若等利吾谷將以生也而法掠者  
死求生而得死非計徐之吾賑若矣大發倉予谷  
至千石衆感泣而去戊辰春訛言詔選良家女實  
宮掖士民奔走不暇擇而婚安人獨曰國朝選女

無及宣歙者此詐也止女弟婚不行頃之事果定其卓識類如此兵部君旣歿安人教子女有節法書若女紅有不中程輒朴之泣曰吾不及從夫子地下徒以若輩耳以故其子女皆感而有立蓋安人富而能勤貴而不驕以能相夫子而宜於家知者以爲過人而安人若有所不及也噫可謂賢已余辱與兵部君同宗知安人行爲稔旣爲兵部君志而仁芳復以安人墓文爲請余不能拒也諸事行及子女婚嫁具兵部志中者不復出銘曰

吁嗟安人令儀維則來嬪君子時藝其德有備兵部學業童童旋爲大家爵祿寵光俯之仰之承翼自我於慶有施動無不可挺挺中丘松楸如茨從君子遊協我筮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元配孺人方氏墓志銘

孺人姓方氏皖之桐城人配中丞趙公學者稱柱野先生者也公材業爲世名卿其仕不究於年而孺人旣寡後七年年六十有四以萬曆丙子七月

三十日卒歲丁亥葬於縣之白楊冲十有四年矣  
子鴻賜過留都手自排纘孺人事行屬余爲志銘  
余曷能辭按狀孺人石山處士方翁濟之長女也  
性惺惚不羣少聞兄弟輩讀書一過耳輒習又精  
女紅婉孌寡言笑石山翁內奇之語媪曰是女必  
貴母予凡子時中丞公髫年以夙惠著翁一見大  
喜曰此真吾壻也孺人旣歸中丞公舅一竹翁與  
汪夫人兩老人在孺人手調漿酒脯飽而進之以  
其次佐公讀雖甚貧而能儲乏積少人人得其意

一竹翁嚴教子如東濕然中丞一再弗第督過之  
甚苦孺人慰解之而徐愆憊其就業時篝燈拭几  
研以導之竟用歲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成進  
士授比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給事  
中馳 恩封父母及孺人公笑屬孺人曰微而力  
也不及此今稍足以償矣巳中丞公丁艱巖居六  
年卜築鷓林山孺人生田間雅習其事於是率臧  
獲課耕紡戒約僮奴無輒入城市卽以事之城市  
敝屣蹙蹙不知其爲貴人家也一時言家法者率

歸之無何中丞公服闋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南太  
僕少卿歷通政太僕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陽二年調南京時公年未至孺人輒曰髮種種  
矣可再出乎公忻然曰吾志也孺人歸爲中丞公  
選勝爲投老地脫簪珥買田其傍曰此有洞有池  
可游可泳殆足以老已中丞公益加葺治顏之曰  
宜秘時時合鄉長老置酒高會又招延四方名士  
講孔孟之學於其中歲課穀數百斛以供賓祭待  
問遺寔孺人發之當是時子鴻賜學日進益多長

者遊其入陪鯉庭出從鱣館孺人悉資之無倦色  
先是孺人出橐裝爲中丞公置側室丁卯舉一子  
已巳中丞公捐館舍孺人撫其子涕泣曰兒尚未  
識父也爲之哽咽不能語者久之蓋擁愛之不啻  
已出云子二長卽鴻賜太學生娶盛司徒女孺人  
出次鴻臣娶林僉憲女側室出女二一適太學生  
方學惠一適方侍御子若節孫一湛之娶齊孝廉  
女嗟乎事舅姑以孝克家以勤而逮下以慈惠有  
一於斯足以稱賢矣至於名人勝士勤倦勸勞必

佐夫若子於正學而爲亡窮規非婦女之恒也是  
可無銘銘曰

有偉君子永百秋斗揭嶽峙江河流美哉孺人真  
其仇山回水復終此丘太史銘之炯厥幽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金陵爲豐芑舊都人物仕宦冠冕天下其崛起一  
門重珪累組者蓋多有之父子則余祭酒顧翰編  
兄弟則陳中丞顧司寇祖孫則張閣學沈憲副指  
難婁屈中如倪文僖位秩宗冢子岳次子阜並躋

膺仕爲時聞人可謂盛矣若夫三世之中四登甲  
第如今何氏者殆未之有也意慶門壺范必有卓  
然異於人者頃之何母宜人歿子湛之采事行爲  
狀偕弟淳之來曰願以不朽累子余讀之嘆曰此  
足明何之所以興已安得辭按狀宜人孫處士水  
亭翁之女藩參龍崖公之配也生而厚重端凝不  
假母傳而舉止應節水亭翁擇壻得參岳公奇之  
乃委禽焉是時家赤貧宜人黽勉調治無幾微見  
顏面者參岳公劬書甚夜分篝燈弗中程弗就枕

盛夏苦蚊蚋至投足甕中以讀宜人相對緝紡而  
佐之寸珥尺統之御竭其共爲楮穎費不惜也久  
之成進士筮仕濮州宜人知公持法嚴每退食時  
時寬譬之得縱舍去者爲多屬當產而難語參岳  
公曰得無囹圄有寃滯乎輒爲清出數十人纔聞  
驩呼聲而兒生如達矣卽次公淳之也尋自方州  
而祠部而參岳 壘書魚軒之寵宜人與享之而  
色不加喜自參岳而冀州而被構歸也窮愁困悴  
之狀宜人備嘗之而色不加愠蓋公歸久門庭蕭

寂不無翟公之歎宜人從容解之曰公不獲於一  
官而竟其志者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柰何  
求多於造物者爲以間課諸子若孫嚴而有法伺  
其誦讀漿脯勞賜相繼而勅其墮者故湛之等不  
獨以文顯而先後居官有治辦聲則宜人式穀之  
以也念宗祊卑弱置媵爲廣嗣計凡舉子者三人  
愛之如一參岳公卒囊無一錢所遺什器圖書盡  
畀諸庶語湛之等曰而輩無需此也聞者無不嘖  
嘖嘆其難其他宗黨戚屬之待而舉火者喪若昏

者倚辦宜人不啻外藏然宜人亦竟其身不以食  
德故而有勸獨於丐僧絕不應曰吾安得用何氏  
橐而爲游食者資邪其卓識類此治家米鹽果蔬  
必有度履履間各得其任食指數百人人得其意  
而性寔侃侃無少徇與參岳公交相莊如嚴賓然  
子姓侍側廩廩奉約束惟謹庶幾哉可稱何史已  
宜人豐容健飲啖固強無疾也七十誕辰姻戚上  
壽者相屬踰三日而卒生嘉靖己丑七月十一日  
歿萬曆戊戌七月十四日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

四日啓參岳公老官山之墓而窆焉禮也子六人  
湛之娶周氏淳之娶俞氏澄之娶金氏宜人出濬  
之娶華氏湜之娶錢氏淑之娶顧氏女二人嫁吳  
爲霖秦輝孫男十二人棟如森如林如樸如楸如  
棧如梁如楞如杪如樊如杲如枋如何氏自參岳  
公以名進士起家自是湛之舉己丑爲僉憲淳之  
舉癸未爲御史棟如舉戊戌爲理官余所謂三世  
之中四登甲第者也而三人之宦業與來者之嗣  
興方繩繩而未已嗚呼非宜人其疇能致乎是可

銘銘曰

相而君兮燕而後人有聞兮斐亶墓門之文兮吁  
嗟百世其女芬兮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安人行九諱坤芷余友鄒爾瞻之繼室也爾瞻以  
萬曆丁丑成進士疏論江陵相被 旨杖 闕下  
謫成都勻戊寅春娶安人于家未三日卽攜之戊  
所成六年從爾瞻起爲吏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南  
刑部照磨乙酉擢吏部員外郎未幾請告庚寅起

吏部員外郎冬調南刑部又三年滿考以病歸爾  
瞻之南而北北而南屢出屢入也安人咸與俱而  
未嘗有一日之安爾瞻之戌而給事給事而照磨  
照磨而員外郎屢已屢仕也安人咸與俱而未嘗  
有一命之榮卒之後一日始奉 勅命稱安人生  
以嘉靖己未卒以萬曆戊戌年四十而已安人家  
素溫乃甫脫慈母之手從爾瞻越禾嶺渡瀟湘歷  
長沙溆浦凌站鳶挂猱之阻處蠻烟瘴雨之鄉有  
壯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身翼之無難色爾瞻結

髮食貧卽入省闈歷銓曹而內無宿春之糧外多  
賓客之奉有廉士所不堪者安人獨以節礪之無  
愠容其在都勻也爾瞻念母甚淚日盈枕間欲乘  
間歸省而心念安人不忍決安人以壯語聳之行  
亡何二從者死于瘴安人經紀其喪備極周至夷  
謂人死三日當盡室避之不然者其鬼殺人諸門  
生固以請安人傳語曰吾婦人也有死無易且世  
亦豈有鬼物能殺人者乎諸門生皆歎服爾瞻之  
在銓也當計吏扃門下鍵宿署中者市月安人春

糧茹疏不以薪水故點爾瞻之擦友人或諷爾瞻  
爲不情爾瞻不知也安人在都勻生一子以無乳  
天卽寄聲其兄爲爾瞻置妾膏脣櫛髮若惟恐不  
得當者其謁告歸也產孿子又以驚天自是無歲  
不爲置妾計嗚呼安人從爾瞻于患難無依之日  
固難而能砥節于通顯以相夫爲名儒彌久而不  
變也則尤難能置妾于中年無子之日固難而能  
割愛于新婚至流離顛沛屢易而靡悔也則尤難  
以彼其德卽遐筭多男子豈不謂宜而乃奪于壯

年且無嗣以死也豈不痛哉爾瞻言安人至慈孝  
事太夫人曲得其歡爾瞻元配吳安人忌日修醮  
酒漿祭拜惟謹終身持姆訓甚力宗黨族屬罕窺  
其面平生紡績織紝不能一日暇綺羅珠翠目所  
未經也余鄉朱司寇公爲爾瞻師友清嚴介特中  
朝罕倫安人從爾瞻謁其夫人荆布相映儼若婦  
姑其雅素可知已嗚呼奢生于佚妒生于淫以安  
人靜貞如關雎而有逮下之仁汲春如少君而謝  
富驕之飾當無難者豈所謂是夫是婦天作之合

耶抑爾瞻清標絕俗之致推賢援能之心有以刑  
于家人爾耶爾瞻又言安人端靜識大體一日爾  
瞻被酒聲稍揚安人輒莊語曰君以學名者乃不  
知酒德耶爾瞻改容謝之然則安人不獨爲賢婦  
雖謂君良友可也爾瞻之所樹業已不朽安人之  
傳也無疑獨其豐于德而嗇于享修于名而短于  
世不能無疑于報施之爽雖然安人之志吾知其  
不以彼易此也爾瞻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安人  
某山之原而屬余爲銘銘曰

所賞齋 卷三十一  
三  
斬而年也永而傳也烏識其所以然烏識其所以不然也蓋年者天而傳者所天也嗚呼其斯爲安人之賢也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大恭人林姓故憲副西華王公叔果之配寧國丞光蘊光祿大官丞光薦錄事光普之母也太恭人用西華公封安人用子蘊加號太恭人以母終稱王母云父濛母朱生而端凝敏惠仰俯有儀參議東崖公爲子擇婦聞而委禽焉年二十一歸王氏

王族大且貴參議公方巖居委家事不問太恭人上承下御顧事事當參議公意西華公見太恭人事事當參議公意也於是悉家秉付之太恭人卽又事事當西華公意蓋賓祭秩秩如也餽養離離如也出納井井如也惟謹已西華公起家職方諸子以次生太恭人留不行督就外傳夜篝燈程讀無少怠卽諸子長矣出交際必以告稍不應節必譙讓西華公出參湖省蘊業舉於鄉薦且受室太恭人始一偕往踰歲西華公晉左廣臬副甫艾也

而有歸志太恭人不謂早也忻然奉公還當是時西華公恬澹之節天下莫不聞而曰吾得割意羶塗食風味道者以若人之相我也公已而光蘊仕太恭人則拊而屬曰若父之荆西卽絲粟不以煩縣官若所習也其益務自砥無忘父志爲予橐金二百又度官中需力致之自是所至察廉無不首光蘊矣居恒鷄鳴起諸僮幹以材受署太恭人盥櫛竟通行室中眠則無不犁然者已晨朝諸子婦若孫婦據上坐諄諄以勤若慎爲瑱規也移晷乃

散丁酉蘊以寧都最上考功進今封太恭人八十矣而恩綸適至會蘊徙官歸薦予告普亦初拜官升堂上壽觴相屬觀者榮之歲庚子光蘊還自宛陵太恭人感微疾輒環語諸子孫如與訣者甫五日而歿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太恭人自奉常取其薄而推羸振乏必以厚裋身必謹於細而講於夫子間也常識其大其馴行卓識謂王氏之女史非邪夫女德不外見然陳定之辭封李審諸之却粟所以陰

爲助者亦豈微也哉太恭人一隱於義而夫婦白  
首相顧怡然以坐觀子姓之成立壽富康寧舉世  
所慕尚不可得者無一慊焉可謂賢已光蘊娶某  
氏封孺人光薦娶某氏光普娶某氏孫男十人至  
言至充至齊至章至亮至奇至褒至亮俱郡國諸  
生至雍至宏女孫五適林承超項國昇何君侃林  
邦宗林承裔曾孫十五人欽典欽昊欽旦欽誼欽  
彝欽準欽履欽讚欽諶欽鼎欽泰欽謐欽復欽晉  
欽恒光蘊等以明年閏二月某日厝於石壇山之  
於余使爲銘銘曰

原祔西華公兆禮也先是蘊銜哀著事狀而寓書  
翳王氏裔始自瑯琊金陵來居班班史傳七十餘  
人厥聲奕如淑媛相之若郟與謝亦圖亦書遙遙  
華胄再徙永嘉不替本初迨中憲公乃有恭人繹  
繹徐徐夫奮於朝子克嗣之名埒璠璣恭人歆然  
曰用而旣寧留其餘石壇之丘雙壁共瘞峯迴水  
紆太史作銘儷德齊齒有美不虛疇論世者曰百  
千祀石在玄廬

所賞齋 卷三十一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有明長者新安洪氏諱福字德基別號柳塘春秋九十有一萬曆丁酉三月二十有一日以天年終踰八載甲辰十一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負某向某翁孫水部郎文衡請急歸詣余曰期迫矣姑舉翁崖畧朱書於磚而內之窆中異日者請於祿道碑而銘之余曰可洪氏自文衡舉進士科名鵲起隆然爲里之望族然語發祥之自無不歸美於翁於虜世之騁其機械者大都爲身計也而不得其欲

且蹈於禍患者不少矣翁好行其德而富壽康寧動與吉會究也克有孫子爲時聞人易所稱積善餘慶者非歟翁之德之才僅施之里閭未及大試而獨全其淳白猶能起徒步之中以爲世軌然則人之不自力而責報於天及其不應也輒憤曰無天道亦謬甚矣哉翁配錢氏有賢行子男一豪封某官孫文衡卽水部君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銘

曰

桂林之墟觀察之裔生此淑人積善無斁還金揜

豁成梁創祠閱數十載竭蹶以趨既及於人乃通於神塋之家山雲氣氤氳以昌其子孫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太孺人廖女也而歸沈孝廉先生生二子而娶撫孤以節著部使者采都人士議聞於朝天子嘉之旌以棹楔矣已太孺人子鳳翔令績最考功推恩所自得今封蓋兩承異數云是時鳳翔治行爲郡國第一召至輦下擢爲給事中命未下而聞太孺人訃匍匐歸毀幾至殞余往慰之泣曰不肖微

吾母也不及此然竊祿而不能以養也病而不及以受饋緩鞫事也不肖何以生爲居頃之手張叅岳所纂事狀而屬余爲志銘按狀太孺人生而婉孌有志操性尤篤孝父論母呂內賢之以適沈先生業成鄉薦矣顧壹意績學不問家人產有挾千金求居間者力卻之故終食貧而太孺人夷然不屑也每問寢舅姑辨色輒興時時手甘毳進客至供具取願旨辦無以壘耻告者拊臧獲而噢咻之無不人人自前也亡何姑武媪物太孺人佐孝廉

供湯藥也物而佐孝廉之毀也佐孝廉裹糧卜兆  
脫簪珥而不自靳也蓋賢聲藹如矣久之連舉丈  
夫子而孝廉以計偕卒旅舍書抵父西園公曰兒  
不幸且死惟拊二孫令有成猶子也太孺人聞驚  
絕已稍稍蘇而水漿絕不入口衆寬譬之不應西  
園公哭曰爾不難一死而能委夫言不爲一綫地  
乎太孺人乃強起會西園公老不任而悉家秉付  
之矣太孺人則蚤暮治饋漿惟謹退而撫兩子曰  
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汝也兩子任步趨輒責

課靡間日手足容有不飾卽引禮切諭之衣卽敝  
浣濯若新嘗言士衣麤何病惟端潔足正容耳度  
十歲所西園公以老病卒太孺人營塋具甚備而  
益感厲鳳翔於學丙子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意太  
孺人且愜於志矣而恬穆不色見第戒家人母生  
事端閨閤里而已秋鳳翔歸覲省拳拳教誡之如  
疇曩語間餉客率諸婦躬臨視之竟罷酒乃已曰  
吾令兒母變其初也癸巳鳳翔釋褐蕭山令覲奉  
母行太孺人不往曰兒業以身昇縣官母以老人

易念若憶乃公卻金事乎去之四十載而邦人稱之若不能嗣者何以見乃公異日且仕患不能廉廉而劇也民又奚堪若其念之鳳翔拜受教故所蒞以廉恕稱流聞里中聲藉甚太孺人乃一加七箸矣會旌書自北至太孺人拊心慟曰未亡人之謂何而以名我鳳翔令蕭六年婁迎養不許最後乃一往覩鳳翔晝夜平亭役稅拊凋疲郵傳造請旁午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決不得甘食寢心痛之而私其婦曰嚮恐不能勞不圖今勞民至此

也戊戌鳳翔再入覲以恩命歸飾冠帔珮琚以獻太孺人服而廟見曰吾一嫠耳而乃再徼王言兒勉之思所以報者鳳翔以是治行聲益著顧其於貧自如或曰夫人幸晚貴胡自苦太孺人曰兒幾不隕家問柰何以我故判其廉其刻厲如此是冬七十誕辰賀者踵至嘆曰嚮吾孑然一身耳已稱母稱王母稱王大母不自意日覩三世孫曾滿前也吾可以見吾夫子矣鳳翔待命都門久日暮懷思欲歸侍而所司阨之不得請太孺人感末疾

以逝庚子五月十有八日也距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八日年七十有一孝廉諱九思有文行學者稱願貞先生子長卽鳳翔娶於張秀水學博來鳳女次鳳儀娶於陳安義尉應元女孫五懋滋懋膚俱府學生懋衷武學生翔出懋和懋敬及女孫三儀出滋娶王南昌守堯封女早卒膚娶路通山令九同女和聘殷孝廉序女衷娶金太學生時行女敬未聘女孫適何應咸楊先春范舜智曾孫四中繩中矩中律中度嗟夫太孺人生十六而歸沈先生

歸四歲而有子有子五歲而寡寡四十有六歲而封太孺人爲太孺人二歲而物中間居約十七哀疚十二而亨不能一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二念以撫其六尺冀必有以還報地下卽古貞臣誼士何以加焉卒之爲節於家而其効使人主知之壘書赫奕兩賁高堂此足以荅太孺人而爲嚮義者勸矣先是沈先生塋城南久形家言狹不可耐鳳翔乃改卜棲霞陳家庫新阡以辛丑十有一月五日合先生之衣冠而窆焉而余爲之銘曰

所賞齋 卷三十一  
節已苦名則尊嗇於夫後乃蕃繖嶺西山嶺岈誰  
其過之式此淑媛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  
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  
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  
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爲鎮撫鎮  
撫公生國寶 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携次子必

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禋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裏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

甫二歲卽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鐘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卽世哭之甚哀旣葬時時率昆從辨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

所賞錄 卷三十三  
聞鳴甫公計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  
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  
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官或未協先生因試策  
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寘諸首每督學使至  
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自樹  
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  
敬爲鵠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  
此拘拘檢柙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  
亦不覺入公甫彙括中矣巳酉落第睹諸從苦過

更笑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嗛腹  
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以  
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  
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  
泣誓畢此生母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  
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  
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者曰子  
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  
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恭語似

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箒有省語仲子曰嘻一身皆知體也奈

何耿耿於膺耶頗自鬯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鬯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蘄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 肅皇帝實錄中 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遣人偵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先生邸巷亟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

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服之等謹問里童蒙之教  
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按甘肅過  
里門以近學諭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  
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  
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  
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  
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沍寒折  
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以迎晉庵戴  
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而以俗禮事之不可

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  
知己相得益驩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  
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  
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而獨司馬王  
公崇古人尠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使脫穎於  
時而後已後王公卒監績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  
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  
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  
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

因薦二人其一卽江陵曰此異日可以托國者其一卽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嘆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曾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旣去甘肅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積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

之士綴學者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挈仁體以示人按吏則先風化而抑掊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華桑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強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

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繼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儼申救文貞恩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露章詆文貞朝議闕然先生以謂此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構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

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福心蠹氣無大臣度 陛下將焉用之書上 上爲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性

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  
更與進焉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  
時先生曾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  
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安其官如故十一月晉  
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  
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  
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  
名卿首揆席設簾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  
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

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土蘇醒  
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  
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  
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秦淑  
人誕日享有加籩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  
固問之讐夷不言第嘆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  
再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  
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  
我因相與一噓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旣老去位新

鄭起田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睚  
眦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  
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  
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  
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冊封魯府  
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  
毀骨立喪葬悉摹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 上臨  
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苛

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  
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  
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  
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  
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  
涕就道旣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  
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糴商稅覈  
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  
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拂

所賞齊  
九  
從龐則餉誦乃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  
兵民胥不病已卯詔下方田閩少廣阡巨原於峻  
嶺如梯於窳谷如盂於江陀海澳則如漚先生模  
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咀水涯之間咸  
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  
倍已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  
署片札下之窮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  
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教民  
先生持大體不嚶喋苛細而其所爲實曠來遠銷

慝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  
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閩廣間勢張  
甚先生爲設方略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  
得銅銃一爲東埔鎮器相傳失之則災青立至寨  
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  
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歡語如沸旋  
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  
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旣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  
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弗與通第上言東埔寨酋

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  
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卽今諭以擒賊之後格外懸  
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  
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  
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  
坐籌帷幄不屑屑博稜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  
者旣久枝柱於先生䟽上 詔止賜金後先生竟  
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䟽薦叅  
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

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  
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顧以隱約終澤  
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  
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沒江陵登用者俊臺省  
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杰  
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  
史周之翰所誣鱣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  
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栢托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

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訟言之又不得乃䟽聞於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䟽請從祀文成公得 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已丑再乞休俱奉 溫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舛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禋身忠直

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卽今總憲南臺真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 旨留有年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某不必辭免奉 旨都御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卽言何必自陳求退着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訾媿陳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

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目不能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場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糲糧屏屨丈

室蕭然而閔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人人爲扣兩端期於有寤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嵬鬱盤興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奧區也而先生杖屨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奉常予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有八袞父強七袞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

靜庵公八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覩先生疾劇日眠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母身後陳乞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 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龐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友忠直

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啓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闕筐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城抉樊受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海

內游道餐風之侶悉咨覲而求。是正兄弟間自相師友所爲鑄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潛曰。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目。輝予耳。與刳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苦念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

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頃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不忘。尋請有司祀黌宮。而留都旣列之名宦。且有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教思之無窮。而公論之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豎編譯。異編。儒宗傳大。

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總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汝愚選貢彭淑人出娶彭卽鄉進士公甫女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嘆曰恨公甫不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三應某官生應某應某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禴子應崙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表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

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唇吻雖浮妄不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羣小之口端木氏叟叟焉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

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  
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  
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著  
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  
不佞脉脉靡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  
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  
貽書鐫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

楷以自免於讐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  
生弟啓南將相兩孫塋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  
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  
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霓  
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  
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  
隸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  
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璠璠生淵淵生度世  
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

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  
謚卽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  
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  
孺人是爲先生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  
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  
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而奇偉當庚  
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  
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  
書於子曰而卽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懽吾忘

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  
生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  
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  
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  
業歲庚子督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  
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  
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  
午舉于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  
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

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于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

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

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邐北遯至晚先生大  
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  
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  
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  
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  
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  
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  
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  
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

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  
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  
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  
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  
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叩  
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  
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  
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  
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

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屬之  
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闡時其啓閉於舟  
䟽其徃來於椿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  
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闡先生具呈大司  
空馳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  
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  
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  
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  
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

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  
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  
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  
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  
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  
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  
多佳山水碁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  
同志于燕磯棲霞間携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  
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

叅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  
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  
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  
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  
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  
先生不卽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  
免禽滅哉於是鈐束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  
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  
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豁鹽井續增

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  
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竣  
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櫬歸某弔  
之江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  
酉服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  
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  
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  
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

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書之弊竇塞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子邠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雋者令讀中秘書邠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

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  
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  
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  
勝輒低回畱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  
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  
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  
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  
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  
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頽叩耶且

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  
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  
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  
間存石爲閣有些紫芝閬風爲齋有止觀徐于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  
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  
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  
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驩洽矣何乃暴殄  
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

棟梁榱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  
筭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  
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  
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稟于義有請托  
輒遜謝之脫寃抑不自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  
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  
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  
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  
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啓南少而孤先生

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族  
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  
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  
交踈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  
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  
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珎聲色  
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  
之藏以至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  
明窓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  
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  
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  
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  
眉爲之攢矣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  
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  
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  
不受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疏鬯縝密詞足發

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  
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  
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  
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呐呐似不能言而上下  
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  
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  
朝廷第爲士民間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  
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  
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廻

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  
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  
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  
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  
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  
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

焉先生生嘉靖丙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曆辛卯  
三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  
一自邠丁丑進士翰林院修撰先先生二年卒娶  
王氏封孺人女二長適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  
繼芳次適副使卜公大同曾孫庠生鼎臣孫二長  
麟禎聘祠祭司主事陳公泰來女次鳳禎聘翰林  
院編修馮公夢禎女孫女二一許掌院事少詹事  
黃公洪憲子承昊一許都水司主事項公德禎子  
洪謨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明興雍熙龐碩之化垂三百年士大夫通經學古者項背望於朝而莫盛於方麓王公蓋揚公文懿蔡公虛齋呂公文簡輩皆覃思大道錯綜經學至公則牛毛繭絲貫串精博由經術以通於世務醇如也余往在史局被命撰稊文新志悉取公書著於編錄且請藏諸秘閣蓋公經行修明巋然爲當代之望學者方仰爲模楷而今已矣公薨 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少保予祭二壇遣後軍都督府都

事劉戡之營葬事公諸子肯堂等卜吉於青岡墩之原而窆焉肯堂排纘公事行而屬余小子布狀則何敢辭公諱樵字明逸別號方麓先世自江州徙潤之金壇家焉入國朝芩字子輝稚齒上書高皇帝請代兄死尋撫其遺孤以家財盡讓之子輝公生遜軒公政政生筠軒公鎮皆孝友樂施予三世出粟賑饑至萬餘石詔遣行人勞之旌曰義門筠軒公生澹菴公瀚贈兵部武庫司主事瀚生遲菴公臬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

嘗諫 武宗南巡幾死杖下賢名噪一時配安人于氏生子五人公最幼子也少性操并介恂恂然動止自矩中憲公奇之十二從父宦於萊從學萊人尹先生讀書迎解下筆多雋語憲副公行縣將鎖解尹先生豫授一月或兩月書出公蚤夜佔俾不待程督而自力迨歸試之無不口誦如流者十七補縣諸生丙午舉應天鄉試明年舉進士授行人逾年使蜀已復使代饋遺一切辭不受輜軒所至山川風俗賦役人材必參以圖經傳記察其盛

衰登耗之所繇而區畫之爲異日地非以流覽風景而已使未竣而于安人歿卽日奔歸癸丑服除仍故官時 詔選給事中御史座主孫文恪公言於冢宰謂公才望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文恪使人微感公公謝不往遷刑部湖廣司主事亡何憲副公病請急歸憲副公疾寢劇轉側仰人公率虞夫人扶掖進匕筋至親奉行清浣中帟迄於歿而後已丁巳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部訟獄稀簡郎官日以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策讀書吏散

鳥啼檜陰四合有留而弗去者公心樂之治律之  
暇日取故所業四子尚書諸經傳迴環紬繹間及  
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職掌名臣奏議諸書悉  
加摻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是時 肅皇帝  
臨御久慮臣下玩愒間以不測之威臨之而分宜  
相因借以行其睚眦下部議罪稍不稱 上意禍  
立至鄭端簡公爲尚書旣上難忤旨而下又難忤  
法則衷而請之於分宜之指不盡徇分宜銜之鄭  
公知公精法比又知公不能爲委蛇也不以治尚

書章奏時所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器  
公吳給事時來糾總督楊順誤國罪 上震怒下  
之吏法當坐斬順分宜私人故爲之殺沈鍊以自  
結者分宜欲貰之又虞 上窮詰邊事禍及已乃  
別遣給事中往勘再下部議公謂鄭公當以去就  
爭之鄭曰如子言 上怒將叵測吾區區去就不  
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啓矣與其激而成 上  
過寧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減  
死論已而復有王直之獄王直者故歛人以巨寇

勾島夷內訌江南北所過殺傷無筭總督胡宗憲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分宜冀從末減分宜指授鄭公鄭意未決公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者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鄭曰是也乃擬謀叛律梟示海上分宜偵知議出公寢以不樂公與鄉人鳳阿姜公之西山邂逅友人留連信宿已而吳給諫擿分宜姦讒者謂謀成於西山分宜忌且怒於是同遊者皆出爲按察僉事公得山東歎曰此可以歸矣聞山東大饑乃蹶然起曰此吾

活人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則巡撫朱公先請發粟賑得 俞旨矣公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爲難諭屬吏躬詣郭內外覈之籍姓名以報公覆覈予之期以次給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公於東事日爲審畫考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籍爲兵如余闕所言與李抱真所爲悉論著之以待施用而景王會之國道出公部內舟大小千艘役夫二萬猶不足謀派內邑鄉夫佐之公知鄉夫易虐而顧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巡撫不以夫而以直

往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一用顧募費省而人便半月出境是役也供張調度悉倚辦公晝夜奔波河干臥不帖席者浹旬先是闔校縱橫途中窘郡邑吏或束縛之以徇獨山東無擾耳而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疏得予告歸閒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為書尚書四書以次為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 上萬曆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薦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

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不無知己之感乃決意行浙西剽悍饒訟獄鹽盜出沒含山賊潘榜據險聚眾官兵不得前公至出榜諭以利害甚辨廉其宿猾罪遣之訟為衰止授方略崇德蔡令捕治榜等皆得修保甲法參而伍之令人互為守繕要衝習技擊寇至輒覺覺輒禽閭里中竟公代無犬吠之警矣嘉興舊設兵船十四民壯二百人巡徼鹽盜春秋調發西海口白塔港為汛備踰期還捕盜以為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众寡

不敵爲解公尅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  
倭船四入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覆之海捷聞增  
秩錫金而公且欲盡罷客兵歸土着又欲練土着  
之習於水者而兼陸技以召爲尚寶少卿不果濱  
行有司取公積羨以進正色麾之或曰公卽不以  
自潤盍餽遺鄉先生可爲德也公斥曰此與自潤  
何異抵京旣陞見謁張公邸舍張方貴倨甚然頗  
相勞問意起公田間列禁近當暱就已而公顧無  
加禮於是張公始不悅已遷尚寶卿公以謂周官

官正官伯掌官中之環衛直宿爲之名籍比其在  
否今尚寶卽其遺意吾安得以無事委而晏眠肘  
腋間邪故持之甚嚴有干請者拒不受大璫立得  
用思中之以疏下不面承爲公罪構於上上問  
內閣張又內嗾公不爲旁解公上章引咎奪半歲  
奉已而御史劉臺發張十大罪罪皆有指張疏自  
列且求退六部諸曹奏留之尚寶疏公具草大指  
欲上全諫臣以安大臣張讀之大恚曰若乃欲  
爲臺地邪輒遷公南鴻臚以行會星變自陳省臣

王蔚傳作舟遂承江陵指露章劾公然無可捃摭  
第以前尚寶奪奉事據爲罪得 旨致仕寔戊寅  
正月也公歸而研精舊學於尚書四書益爲緒正  
春秋亦脫稿庚辰修王氏家訓憲副公年譜周易  
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多所裁定壬午張公卒  
省臺抨其黨殆盡卿貳之位爲之一空識者言海  
內耆碩擯於執政者當及時柄用會有 旨吏科  
都給事中周邦傑乃舉禮書陸公等二十七人公  
與焉自是諸公先後起洊至大位而公巖居自如

至辛卯始起公南太僕少卿未至晉南光祿寺卿  
時陸莊簡公爲冢宰間語余曰吾同時之人凋謝  
盡矣獨兩王公在耳公爲我試評其人余曰安成  
之理學金壇之經術此近代卓然者其人則皆古  
人也公曰後生日不覩前輩之風久矣吾爲出兩  
古人以示之因首舉公公自計精力尚足以爲而  
默念國勢人心有與嘉靖間大不同者 上徒欲  
以深居獨斷仰法 皇祖而政未可冀也抵任爲  
備陳今昔異勢欲 聖明厲精聽納以亟宗社大

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南中事甚簡又四署分治公不敢屑越顧益虔鉤攷寺故實葺爲志又寺田佃於民額收什二三公度寺經費亡幾而第以益墨吏橐無爲也爲校歲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額著爲挈令壬辰十二月晉南大理寺卿明年八月晉南刑部右侍郎平亭疑獄與所釋株累抑豪右者比比有勲臣悖不受法諸桀猾爪翼之爲遠近害臺察以聞下公鞠之議者欲委咎其黨公獨蔽罪首惡者奏下勒歸之鄉而其黨亦解散

凡熱審者一慮重辟者二雖死者亦心服而去乙未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而秩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稱上意而省臣盧大中疏上言公春秋高不宜在任請加銜致仕公辭益力奉溫旨許歸漢李固歎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公豈非其人邪一時賢人如少宰鄧公以讚納言楊公時喬憲部鄒公元標廷尉朱公廷益輩莫不推轂公惟恐後而竟以老罷然於公得矣公歸益杜門埽軌郡邑長吏有終

任去不一識面者獨與從子堅自相師友過從談  
笑而已堅種學績行雖嚴事公而亦時時面箴闕  
失故公樂與之游此外惟手一編伊吾不輟飢以  
爲食怠以爲枕古稱書淫傳癖有不足喻其篤者  
學以程朱爲矩矱而寔求以自得之不名一家如  
朱門末流推衍汗漫未嘗不厭薄之也精思實踐  
有所契悟者未嘗不心折也盱江羅先生與公爲  
寮嘗忻然有會於其言錄其往復語載之集中則  
公之意見矣公操履深醇學有根柢平生仕者什

三處者什七面貌嚴冷目無權相然徒行里中與  
後進講敵禮而無忤色被服飲食有寒士所不堪  
者而先宗族戚友之急職事所關引義力爭不爲  
苟從而口不挂臧否經國大計講究甚晷僅以舉  
職名而不旁鶩於苟以外大氏知闇然自修盡吾  
分而已至世之馳騁炫耀以爲名高者不但不爲  
亦不知也故余嘗謂公乃深於經者也以彼侈爲  
說鈴反躬多闕者不足道已卽博精於見聞檢柙  
於行事而不能忘名者亦孔子之所謂爲人者耳

以視公爲何如哉昔人言元德秀當以道紀天下  
劉迅當以六經諧人心使德秀據師保瞻形容乃  
見其仁迅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以此  
言之於公猶爲未盡其用惜夫公所著有周易私  
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  
編讀律私箋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王氏族譜  
宗約家訓遲菴府君年譜言行錄方麓居士集戊  
申筆記紫薇堂劄記省往錄鎮江府志若干卷卽  
余所著於稊文志者生正德辛巳九月二十六日

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  
守逋庵公夔女子四長啓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  
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于城  
娶尚寶卿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鳶  
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錕娶  
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鋁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  
女啟疆出次懋鑣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鏗娶  
貢士孫公雲仍女于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

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胤蕃周繩祖虞大復  
曾孫四彥瀆彥泓懋錕出彥漑彥泳懋鑛出彥瀆  
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  
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  
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  
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  
世則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  
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  
聞於朝 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覩名蹟  
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  
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  
祀司空議塋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慳余小

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  
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  
驤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鵲起克構  
堂基胸多彊記筆擅清機書淫傳癖鑽幽晰微富  
兼流略巧埒工倕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鳳儀條  
烏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  
司權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甌  
琳瑯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

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東  
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橫嶼牛  
田倭奴猖獗迨莆東南更壁魁桀公也殲之一月  
三捷狂寇逐利如羶集蠅鴟張豕突旋撲旋興乃  
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莆田盪清  
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哉膚功公讓不  
居角巾饒中服返其初 穆皇在宥秩乃洊升自  
郎及楚節秉中丞 天子曰嘉司馬可貳璽書煌  
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詔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

一 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質 帝曰乘時武備宜飭  
汝其行邊繡斧朱鞞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遄  
征霆駭風徂曰兵若餉心規手摹烽臺宵築戎堡  
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鱸在思位  
不盈德翁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  
提之挈之靡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稅安則同  
驩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  
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  
乘而上規隨左國馳驟漢魏咳有珠輝鬻嘗鼎味

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鵠落筆成規謂宜長  
存開蒙愈疾頡頏名流規護後進在人亡書俛仰  
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寔超然一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真  
慧能兼律果亦脩因徘徊勝侶游戲玄津逸翮高  
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視歿如歸臨凶  
若吉感額靡顏卮言愈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戢嗚  
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飾武足戡夷文能華國  
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

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  
天子推恩則隆窆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  
俟論之同生榮歿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  
恫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  
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寧三教堂之山  
塋禮也丹旒旣舒玄宮載啓俶魚軒而命駕就牛  
眠以卜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舄空攀杯捲弗御

念蓼莪之罔極感芣苢而增痛爰屬友生累其芳  
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  
用暫紆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  
婉婦道唯聽猗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  
內則紉組克脩蘋蘩是職髻年令譽燁乎有聞諸  
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志松筠繇王之孫  
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揚比睦睢鳩載飛鳴琴靜  
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壺爨

日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瓦爲璋後  
先焜耀食之誨之示以不忮仲學勤只伯行彌敦  
各稟柔訓常貽話言誦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  
芳式穀之似歸賙事凶毀臺成沴圓暉俄蝕朝華  
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親必  
豐必敬推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  
粵古仁聖煢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  
大豈弟懷來仁可召壽惠能迪吉中壽方躋彌留  
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

氏鴻臚梯接者再斂是一心精持八戒行必正以  
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詹詹充  
棟奚拯奚禔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眠  
厥子德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  
人倏變容服頓更改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  
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精嗚呼哀哉氣變灰  
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泫泣聞哀  
鴈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騰永閼屢  
跡靡尋瞻帷帟之杳靄悵松栢以長吟流國風而

不竭賴女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艱還服闋超補膳黃通政南太僕卿 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摠漕巡撫鳳陽甲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己晉南吏部

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保久之以疾告 上重違其志敕乘傳歸萬曆己亥閏四月十七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悼罷朝予祭若謚贈太子太保黃腸題奏象廬之墓自尚方給造禮也嗚呼公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斂好德之五福兼不朽之三事生歿哀榮可謂備矣顧覬澤徧四海而台垣中坻延世垂千禩而天道寡知弢威明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痛豈止鯢齒泣於峴首羊曇

所賞齊 卷三十四  
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  
殞而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  
其芳烈宿艸凄煙誰識滕公之壠寒鳥斷鴈如荅  
任城之詠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  
驚九流悉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  
馳譽國器咸推銓路始步詭情異度泚慝叵分公  
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載同芬乃晉納言  
乃遷回正讒說靡驚塞淵流詠三方建節望實彌

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奔泱泱

皇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

咨詢無爽屏斥姦貪壬夫絕響鎖鑰暫寄鋒車趣  
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留宛洛臯贊虞廷 帝

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甄拔寒素  
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轡生風舉案或鑿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曷拯民窮按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絀  
具嚴紀綱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  
志莫裁賜金予傳期公載來中山白水于焉徘徊

片賞齋 卷三十四  
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征遼是卹鴻達未  
逢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陽白駒  
何促黃鵠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  
公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摠其大歸  
得人而已袖餘夾袋館啓翹才管蒯不棄薪樵畢  
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問胡能然厥有與學冥契  
根源滌除躋駁洞達魁梧儒之先覺離事語道學  
乃日棼維公醇全博大齋淪休休斷斷古之大臣  
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玉碎清

瑩芝焚酷烈嗚呼哀哉老聃言壽歿而不亡子孫  
委蛻曷論短長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遭余輒  
以疑質余言斷梗公抵拱壁一日之知義貫金石  
迨余升朝鐫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討論載挹載  
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鶩大道相期川塗  
奚阻詎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  
暮累行聊暴前修搖筆摛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集卷之三十四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  
颺波霏霏脉脉耳已而噫氣噴薄礮雷震霆萬馬  
齊發而三軍並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  
寂如放乎無有益不出畧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  
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  
為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

彼其巖嶮崩劣與波撞春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攘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繇夫獨誇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

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衆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瞬而長篇短章咄嗟已辦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所謂自己出者非邪余以是知先生之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爲可羞也世方馳驚於斯不自知耻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而一命未沾溘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髫年奉教先生而重以令子爲綰帶之交情好彌篤計音忽聞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

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薤  
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  
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  
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殽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  
生其尚能聽之否邪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  
安勢張甚部使者強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  
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

感厲之人率不閑理義蓋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  
苛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者鮮矣  
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強猶不能斲去其母語及亡  
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  
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  
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別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  
過此當以九日予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  
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意  
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

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克其膽智無不  
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閩閩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  
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  
爲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齎志以歿徒使越  
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爲爲國掄材者惜也予  
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爲懦夫律以文  
儒爲放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已也兄  
始未識予聞毀言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  
爲苟合如此頃予舌雖在而落落不逢知厚者半

掉臂去兄終杖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獨予無所  
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歿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  
而乃竟以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  
欺以畢其志邪抑依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  
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小試於郡邑母雖  
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憾也兄  
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  
有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訃來我以奠往也嗚

呼此言悲矣兄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丞之顯號享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巖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得而翁身隱於家心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寧居而弗克宦蹟焜煌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

問何修而能然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舉孔孟之壘還人心於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詎敢忘其自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卽半海內以盡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墻驚歲月之倏遷憑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塗之淼茫神昭回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隩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浸

所賞齋 卷三十五 三  
醜郁者自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  
古今賢豪蜚聲秣苑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趨而餘  
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也則文學之菁華  
亦有興而有什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迭起也  
乃能披華啓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  
旣領袖于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  
又相與羽翼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  
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  
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其土苴猶足以

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蒙而  
愈疚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  
所謂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  
在乎飾吏以儒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  
見于言面而心之泰然若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  
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盡著于巖廊  
矣而弢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茂  
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  
姓斑白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

淋漓卮酒優游卅年何樂不有然則公益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讒構某等愧鄉閭之後進邇光輝於旣覲其文章字畫旣以振其新知而高情真致又嘗脫其往陋采繁以薦詞爲之侑蓋匪但累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尚享

祭吳伯恒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間冶城長干青燈夜闌課書彈秬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彌力共被同行旁觀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

君騰踏不顧蟾蜍晤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驩契濶稍展握手川原笑言繾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攜朋賦詩雨晝風宵無已太康歡自垂髫未幾睽違君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杖拭有計自東驚怛靡測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何有命自天我縻於斯撫棺未得攄情以詞情不可極遙陳薄奠惟以告惻尚享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同登魯幾何人躋於臚仕矧茲股肱掌帝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公益自奮恢振前摹湔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琰匪自爲材由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情苦力窮輪臺一詔惻怛春容袞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

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勗以書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焉憶昨相鑑亦進此言往復鑄勉惟道是敦客冬遣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乏型範國亡著龜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千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慨愧余淺薄謬辱

公知含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謚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俶直居諸幾遷豈無觀  
摩亦有笑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頃以微疴請急  
東還衆共愕眙君胡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  
沐幾何閔凶以傳翰飛未盡館宇長捐緬惟高門  
金鉉三世君也彌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潤色帝  
制蔚有嘉言弢瑕舉異彤帟勸講青宮贊書瓊條  
羽插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

與實俱豁喻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汾洄秬水  
藩身以誼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皦皦虛  
中不棲塵滓云胡溘焉雲流星地人生若夢誰測  
存亡方詫同時隕葛與楊君計踵至祗益悲傷豈  
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疇昔謂何  
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疊疊丰神依依情  
愴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瘠牲清醑君其  
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寔同里閔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  
意簪紳繼公有爛我縻於朝公賦歸歎謂宜白首  
揮金共娛投間幾何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  
列衆易英年公若素閱矧其政成三巴兩粵晚居  
京兆踔蹟烺烺春仁比盎海度流芳廿年遺愛猶  
存甘棠 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褰裳以  
逝殆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曾弗憖遺蕙帷  
掩色梓里留暉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  
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受委蛇自甘藏舟奚咎  
昧鑿格在幽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罷曜瑚璉弢華鄉邦之  
戚朝野之嗟憶昨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  
心疚矧茲一朝我存公什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  
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  
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  
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羣鳥遁逃公獨

所賞齋 卷三十五  
扶善不樂傾搖中參臬藩馳驅晉粵疲瘵回春姦  
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  
朱丹者轂有儕芬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意公  
良百齡天授胡然顛濟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  
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  
計心惻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  
奚彼奚此公道有聞予慟何鄙一官匏繫執紼末  
由搦管摘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醪羞

祭吳都闈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  
綸千鍾之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寔自  
中都萬馬喧囂肅喙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唆  
唆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聳羽書憑陵余訊登壇  
翳誰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能破以  
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膚功爲光粉榆不見  
幾日候焉以逝藥石終乖飯含誰視骨肉千里生  
死一時計音飛示疇者無悲愛第來迎櫬還無咎  
丹旄翩反羽霎南首念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

所賞齋 卷三十五  
慟涕落奠觴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開必有謝胡  
爲師亡淚盈心訝維師經術奧雅精詳殿庭重席  
英賢負牆三禮名家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  
卽畛域莫闕喜怒無色汪汪雅度唐之師德維師  
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中退宋  
之澹成師澤何先損貲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  
峩峩鄧山師之畏壘師退何事青袍白紵詠觴多

暇杖屨時還亶亶鮎亭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  
蘭玉學解爲裘文能中鵠奕奕衣冠師之常曲宜  
其長世爲國范型乞言憲老返樸還醇身雖退歲  
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邦隕  
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  
弱冠忝廁躋升駑駘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  
顏有感一第濫竽而師則沒聞計自東驚魂動骨  
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  
之爲下雲乘

會奠張春臺洗馬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  
未茂異升庸公于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  
其實金馬銅龍紆佩以入林空霜落隼擊鷹豪羣  
鳥斂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場再興有美羣材  
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 青宮龍樓邃密簪筆  
從容 儲貳將升寔資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  
公性坦蕩杜門無爲常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  
人峻設城府衆望顛顛介福繁廡才譎燁燁一日

泯然百未一出况天其年母老孤遺行路閔惻矧  
茲友寮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淒風握蘭猶馥  
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絲執紼南望茫茫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粵子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寔  
難墮之則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絀其  
驕夸振振秀發詩蘖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  
隅自坊凜若有制中懷怛焉旨甘弗繼碩人曰吁

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卑孟機尹訓先後同  
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九熊助苦行業  
雲蒸聲華赧舉黽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母  
疾在牀馳暉難駐令問空長令子思親擬疏求返  
南望興嗟詞哀色慘凶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  
逮名豈終弢鸞書翟服寵錫榮褒明恩如待英魂  
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醑瘠牲摛詞布  
奠差慰歿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羣英輻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媁講聞母  
儀心劬德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  
行就宜享遐齡觀子用究胡德之豐乃嗇其壽川  
逝無還泉昏靡晝令子哀哀訣不面受承計崩摧  
屢絕以什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寔難滅性終  
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  
令名暉燁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  
觴肉豆奚以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所實錄 卷三十五  
鳴呼翁乎惟善是惇以直自遂鶴鴿在念而急難  
必先乎友于果羸知方而愧忤不詒於胤嗣蓋人  
之所難翁之所易博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興項感  
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等秋毫於千駟蓋  
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昏庶幾恍  
薄日反真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  
與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  
等不佞通家是託聞訃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  
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  
朝翼登太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  
來寧神之聽之宜錫永齡胡不憇遺一疾以傾鳴  
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及姚江乃剖其籬  
我師崛起闡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翳我留  
都首被其教如什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  
告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頽誰仰誰效嗚  
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

放淫距詖厥有學豕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  
密細大莫藏師誠何心其慮者長嗚呼哀哉古如  
彝鼎重埒璠璣吳妖晉豔一力以祛豈無文章爲  
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顏有時犯闕靡不縫  
正路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  
鐘乃其從容長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  
敝絕豈無事功爲世誦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  
旣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  
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

知師顧不鄙匪手攜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  
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趨豈  
其亡何以疾告余銜憂遣子裹藥操書聞疾漸平  
我懷稍紓荏苒六載心邇室迂忽承凶問且愕且  
呼哀誠奚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同心爲位  
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續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涕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  
幾居猶飄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  
同宵緬惟我公三朝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  
潤猶露機清若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  
漕政已屯公起釐焉宿啟一新千艘萬舸輻輳上  
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  
長堤易危以寧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  
術是貞春風淮水弦歌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  
佳麗赤城藍輿時邁訪藥尋經遺榮賞會有嘉子

胤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彌綸郡縣步武  
工倕家聲蔚起公顏且怡邊疆多聳公有長才推  
轂將及靖此氛埃君實欲柄夷首思來胡天不憖  
老成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慰存零涕瀟  
瀟畫柳遙哀焚芝忍視菅蒯星奔旆旌何指白雲  
英英營魄舍止顧茲北平室遠神邇有酒載樽臭  
如蘭芷醑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衆或不爲母爲母已

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况覩令子歸榮  
黃閣福壽滂洋古今稀濶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  
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輿娛日孰不戀戀  
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迨公定國功勒旂  
常主恩勤綬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  
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  
爲世梁棟天語煌煌忠孝兩弘袞衣東歸善始  
善終遺祉錫美焉攸有窮某等綸扉參侍詞館從  
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刲牲縮酒愧碩且柔寓哀

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蓋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啓予  
聞懿行於家庭其行已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  
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  
保如股肱嫺黨荷其調郵稅術蒙其曲成善優游  
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  
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  
奮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卽恒理而可憑

何溘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嘆  
瞻跂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苑公

大造生生陰隲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  
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  
天資學能探賾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筠文  
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  
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問平反得中法紀繇  
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躇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

無方迎刃皆虛 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  
鸞書兩錫才諳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  
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八袞行過公於  
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疇異暮合朝離滔  
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粵厥壻金石非堅漆膠斯儷  
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  
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竿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  
者魂

祭沈霓川座師

所賞齋 卷三十五 十九  
先生其遽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于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恒品迨今廿年所蓋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宇海廓仁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于河各盈其腹乃茫昧者擊其蒙孤貧者振其乏尤仁者事也仁者必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顙豐頤顏如渥丹於法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

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官詞林有孫嶄嶄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陶埏曲被恩誨非國典不爲辭端非道要不着心本情契深至嵩華爲輕顧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淒目眩恨其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絮酒

告哀魂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錢恭人若茂仁踵  
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  
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尚聞  
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裋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  
之歿遭罹禍變冤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  
身曷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借次公離合  
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久  
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旣深於恒品痛憤寔倍於  
衆情岷蜀塋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  
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寇

少司寇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第某被放河干未  
能躬視斂含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  
奠之而系之以辭曰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  
秣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知丁丑夏初金陵  
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夙布公

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天聽蓋高  
未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釁削籍編氓還之故  
郡如天道何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  
屏跡天熒日晶公復其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  
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家尸千里頌義  
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災  
陳戒異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  
矯天路奮志無前誓埽狐兔鄙夫見之泚頰卻步  
維公篤行躡地而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絹

殮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昔忤時虐燄熏天何賢  
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蘊未宣而  
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  
詩傍觀興喟頃余被罪公益勤倦夙宵問訊席不  
皇安別甫三日聞公益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  
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痛摛詞百不及一  
尚有編摹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羨唯以養耳孰  
不生男其成寧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  
亦既樂只憶昨髫年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  
軌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巖邑鸞停版曹鴻起直上  
橫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條達干  
霄可擬吁嗟孺人患莫能埃何以慰之封章疊疊  
其冠載峩其衣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  
籍同登忝附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斝靈其洋洋  
格於蒿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  
口材高羣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  
謂非際遇綸扉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  
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琳瑯金薤之文徒流傳  
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也耶顧  
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漑萬物而人不知其澤  
公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  
迨夫末年系心國本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魄

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與箕山而並峙隨潁水而長東某等參陪禁路接跡銅龍咸望塵而請益奉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擬執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嘆百身其何贖徒有淚而沾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于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譬之清鏞大敦隱然繫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

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逡巡當夫先帝厭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迴輪壟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乎其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濱故其委蛇詞苑進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矧方於養交持祿之羣迨夫參貳綸扉持論諤諤所爲潛移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蓋惟冀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其嶽峙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

終完美如 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  
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墻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  
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齋淪昨歲緘詞壽公  
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滄泣霑巾爲  
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閔  
不泯者蒐殽核旣旅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  
聞

祭馮太公

瞻彼雲門惟岳降神匯茲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通方奉義漸階賓廷挺彼夏箭鬱爲  
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  
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敷歷孔韜  
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胥鼓舞士亦吟  
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  
學成道隨時駕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  
跡丘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徽克開後胤  
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  
殷聞公遘病連疏請急 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

秩賜衣有擘其門煌煌璽書千里遄歸視藥猶及  
式躬式親飯含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  
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霑丐餘芬載酒于觴崇蘭  
以熏緘詞寓哀公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惇行世降道  
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  
究竟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  
志在澹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筮仕巖邑

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為安人以為  
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  
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  
條以振治行既優學志彌遜理奧經疑師鐫友訂  
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  
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為政某等弱冠及門  
志意焚騁指我康莊德音聳聽型范日臨趨嚮乃  
定成我之功匪夷可並一別卅年罔效尺寸仰德  
長勤聞風斯詠猶冀摳衣遽聞歸櫬音徽如在人

琴頓盡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淚血霑迸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  
見于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  
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  
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  
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綰帶之交公所羽翼而  
卵覆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繫歎於白  
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予卽放歸而兩地相望

且千里而遙也不能及歲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已  
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  
近若遠而與公者相嘆息而氤氳嗟淒風兮盈懷  
望素旄兮愴神奠椒漿兮有盡杳泉路兮無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  
然旣賢且貴展如之人寔世間氣萱樹在背蘭芬  
在旁母慈婦順接跗聯芳儉謝鉛華動閑環佩人  
曰宰公其樂鮮儷丹書來徵北行趨趨云胡溘焉

相繼以殂咫尺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輟馭善銅罷  
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婺光竟揜鸞影長孤曰世  
大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真如旅稅駕矧惟宰公孝  
齊閔參下迨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子  
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微籍  
甚今古同光以此唁公并陳奠饋靈其鑒茲顧望  
歔歔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倪彼天球溫潤以粟夙閑姆

教範我書詩倪彼苑林有楚其儀子輿孟博厥有  
令母展如夫人言纘其組爰產大儒爲世撐拄權  
臣柄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炙之則燔令子取義  
創裹血濺母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哲人登  
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敷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  
色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塞一麾匪辜三  
已何亟祿入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無我心惻  
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  
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何失婺光曉沈

萱庭夕空杯圈猶在鄰人罷春蕭蕭蕙帳慘慘悲  
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  
致奠薦以漿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閣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夙德能  
惇儀刑衆庶超靄諸姻來嬪師門寔天作比如珪  
儷璋以蘅和芷師勞於外靈佐於裡爰佐我師叶  
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徽猶丕著義問載馳  
洊歷黃扉作 帝元輔口出絲綸手調風雨內顧

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薤搴芬蘭  
紉椒芬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  
板輿行和良冶速肖閨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牖  
燁高門有仇魚軒翟茀楚楚翔翔旣庶且碩亦裕  
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滄唾繁華糠粃紈綺深  
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真路遽委塵蹤玉顏如在  
石舄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墻末學瞻  
仰在昔聞訃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瘠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  
敏不假雕鐫如刃發硎水斷陸剗公進則否人巧  
我拙積薪匪病括囊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  
粵南雲靡遠不涉泊乎晚節稍晉中丞惠心鬯物  
譽問日升挈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今古同  
稱憶昔同心數人屈指衆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  
屬之異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搏翮鍛帆  
張楫弛公節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錐  
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靚畛域莫

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  
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巖方  
望持衡倏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  
配德不足海內賢哲含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  
知白門閩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  
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鄰舂罷相有生皆幻無  
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  
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洋  
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常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  
公益大其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  
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  
忤分宜臬憲乃遷疾風勁草問譽孤騫載及江陵  
投分惟舊崛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翁眊若  
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迨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  
金石矢志不刊晚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  
望日懋一節始終自反何疚歸來燕間庭無雜賓

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覲之忘其貴人何以能  
然根柢經學六秭浩穰深鈎隱索斧藻前修津梁  
後覺闡明與眇抉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  
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  
年輩絕異托交紀羣寔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  
親命子卜居以相比鄰潘楊方睦王貢彌敦翁約  
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契濶差慰書尺猶新晤  
言日冀胡奪之亟倏焉蓋棺死而不朽於翁則安  
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訃悼驚遐修薄奠摛詞告

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華胄而敦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稘成行備奮跡明時春誦夏弦士欣師範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大騁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姜魚陸橘極色養於庭闈玉友金昆播和風於壘開豈斯具美而不永年南北參辰未接游從之末往還竿牘獲聞議論之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丐乎膏馥晤言差後痛

一往以何之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不寐冀薄禮之能招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於無非與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無事非托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願貞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真古之所稱孝廉

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  
冰蘖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  
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滂  
母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  
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鬼沮而神摧頃者年屆古  
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並至也亦庶幾  
乎福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  
之羅也邪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  
歸斯亦無足爲歎歔者也而懔百年之後長江之  
何嘆於空山之沈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  
自爽其明聰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穀中公奮  
臂而獨往知惟義之是從當波流方頽而挺然自  
立於物表卽膏脂易潤而皦然不以之自封故歷  
巖邑而拊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其介潔

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  
迨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  
千載之醇醲何啖啖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  
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  
梓植厚于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吾儕謏劣臭味  
畧同偉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其何  
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  
徒覆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填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于家用  
未究於朝而胡寧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  
門以學自命蓋世徒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攷  
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兄之誠甫爲御史  
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驚久次  
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寧  
嗚呼士居無事夸詡寵利憑跋齊民傲睨儕輩及  
乎臨事茫無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  
不愧狗彘疇挺然其不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劬

書者古寒暑不遷蓋無勅於夙宵况之浩氣沈謀  
六尺可托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口嘆  
喟恨不卽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  
不卽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  
黨可托死生之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  
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  
而投石若墮倡而箴奏幸接武以升朝比貢王之  
結綬中南北以分攜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馳  
驅因盍簪於館候輟使輶以婁逢歷皎月之三穀

期講德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  
獨憤其焚囂采遺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  
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扶聖學  
於傾搖奚帚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遙嗟稟命之  
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覩丹旄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  
寄悲心於樽酒尚撰德而摛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

所賞齋 卷三十五 三五  
儀蘊惠稟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  
芳馨宜諧伉儷旣休且寧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  
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名蚤捷染翰中朝  
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蜚越古之孟陶翼聖佐  
國繇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  
猶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  
養斯絕薊門啓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  
矧予慙親心驚涕雪酒清欲御殺乾可歡摛詞告  
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疆翁來存之爲相扼  
腕曉譬萬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懷徬徨曾幾  
何時候曰翁者其遊仙鄉驚悼未寧載傳母氏溘  
爾並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無盡傷維翁與母  
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饗年同躋上壽七十而  
強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勲名  
鵲起嶷嶷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  
音三錫國史累書旣美且章卒斂雄心皈依梵學

有若斬王自非卓識愛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  
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觀也稀黃髮雙垂彩衣  
趨蹌胡椿若諼春焉方茂秋萎嚴霜嗟人生世譬  
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  
身雖淪逝月歿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  
塗營鬼永藏丹旌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墻我病  
縻茲紉謳末由有淚盈眶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歎  
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  
融喜怒莫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  
君子熏然慈仁非公而誰及其所守賁育之勇雷  
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之若飴抱默以老  
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旣遠清節日  
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  
山嶽視此黍黍天若不僭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  
胡不淑而止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擯棄  
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

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豈其云亡往來  
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凜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  
某等敢昭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  
之靈嗟呼君臣夫婦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  
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倫爭光日月矣況  
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古隻而  
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既能信夫人之不辱夫

人委身淮水又能偕二女以必從以至滅獲數人  
同心就義是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  
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廟  
貌弗虔行路之心鬱焉未鬯某等醮貲庀工載修  
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姦邪喪  
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  
君子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冥薄奠  
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難老而少藉平生暱友強半凋  
謝逝如驚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慙  
遺一神理曷徵鄉亡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  
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其勇也見義必爲  
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鏘論心講  
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  
勞苦曰道則存餘乃直土風俗之衰醜正怡衰羣  
犬吠怪狺狺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  
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

可客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相迎路隅兩日  
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病外  
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  
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  
物朝必有曛人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  
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摛詞寫此衷曲臨  
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冲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

於環中繇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  
言而能以理服衆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  
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靡窮顧  
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  
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踊企沛八縣之仁  
風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臯之變白  
痛履綦而無從嗚呼傷哉位暫伸而道鬱神尚完  
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  
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滄淚之如

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戇有言莫酬子惠聞  
之如水東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  
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  
落心胸不可一世讒夫嫉善宵人竊位君怒眦之  
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蹶以  
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羅衆忌白璧  
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謗酸甫息君

所賞齋  
卷三十五  
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  
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  
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以垂言念知舊  
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淚盈  
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